



宋蔡蒙齋聯珠詩格二十卷我邦舊刻有三本焉其一徐氏增注者文煩事雜其二皆無注者併刪蔡氏自評惟存詩格省略之過當亦非其本意則俱不如自評之簡且盡也因今就自評元本紋之梓不敢少加私以復其舊惟格中詩重複者不一而足唐宋豈無可別作格之詩乎而不取者蓋欲大著其忠於宋士之貞心義氣也故新標再出字於各詩上使人易觀是吾輩微志也蔡氏事迹北山先生序已詳矣今不復贅先生嘗唱清新之真詩海內風靡吾輩亦應賡述所刻真詩書目如左

陸放翁詩鈔 已刻

范石湖詩鈔 已刻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

上

「宋」于濟 蔡正孫編集

「朝鮮」徐居正等增注

卞東波 校證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宋」于濟 蔡正孫編集

「朝鮮」徐居正等增注

卞東波 校證

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

上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 / (宋)于濟、蔡正孫編;
(朝鮮)徐居正等增注;卞東波校證. —南京:鳳凰
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729-105-3

I. 唐… II. ①于…②蔡…③徐…④卞… III. ①唐詩—
文學研究②古典詩歌—文學研究—中國—宋代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91462 號

書 名 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

著 者 (宋)于濟、蔡正孫 編

(朝鮮)徐居正等增注

卞東波 校證

責任編輯 姜小青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 88 號 郵編 210037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35.5

字 數 72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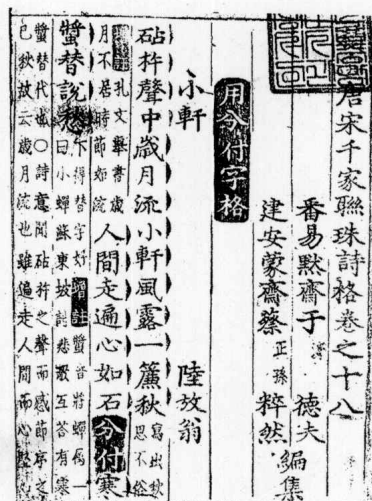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1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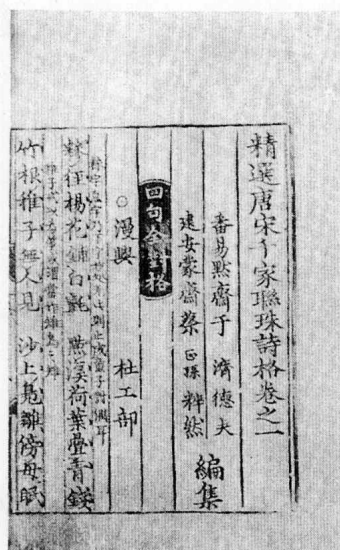
定 價 78.00 圓(全二冊)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
本書爲國家『九八五工程』『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朝鮮甲寅字本殘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五山版

天民先生校

聯珠詩格

東都書肆

金蘭閣梓



宋蔡夢齊聯珠詩格二十卷我邦舊刻有三本焉其一徐氏增注者文煩事雜其二皆無注者併刪蔡氏自評惟存詩格省略之過當亦非其本意則俱不如自評之簡且盡也因今就自評元本敘之梓不敢少加私以復其舊惟格中詩重複者不一而足唐宋宜無可別作格之詩乎而不取者蓋欲大著其忠於宋士之貞心義氣也故新標再出字於各詩上使人易觀是吾輩微志也蔡氏事迹北山先生序已詳矣今不復贅先生嘗唱清新之真詩海內風靡吾輩亦應貽述所刻其詩書目如左

陸放翁詩鈔 已刻

范石湖詩鈔 已刻

聯珠詩格

小目 全

宋詩百一鈔 已刻

元詩百一鈔 已刻

蘇東坡詩鈔 未刻

黃山谷詩鈔 未刻

張文潛詩鈔 未刻

王荊公詩鈔 未刻

秦少游詩鈔 已刻

方秋崖詩鈔 已刻

楊誠齋詩鈔 未刻

范石湖詩格三大家絕句 已刻

宋詩稊 已刻

增訂宋詩稊 已刻

宋詩語 已刻

宋詩聯 未刻

詩學自在 未刻

歷朝絕句類題 未刻

聯珠詩格譯注

全宋宋物詩選 未刻

文化二年乙丑春日

書商 慶元主人述

天保辛卯年新年鑄

須靜堂校本

增注
照珠詩格
全十冊

大阪書林
畠田群玉堂製本

9179
Ka. 77
1-(4)

譯注聯珠詩格

舒亭先生著

十里必究
不許翻刻

聯珠詩格譯注

東都書肆

金蘭閣梓

日本享和元年（一八〇一）柏木如亭著

《譯注聯珠詩格》

《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的資料來源、文獻價值及其訛誤（代前言）

一、引言

宋元之際于濟、蔡正孫編集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下簡稱《詩格》）二十卷，融詩格、選本及評點等多種批評方式於一體，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際詩學發展的重要文獻。該書選取唐宋詩人一千餘首七言絕句，分爲三百四十餘格，每首詩都有蔡正孫本人的評釋。此書元代以後在中國本土久佚，但在日、韓兩國流傳不替，據日人山本信有《新刻唐宋聯珠詩格序》稱此書有「愛日樓所藏元刻本、綠陰茶寮朝鮮本、平安翻刻元版本、朝鮮版翻刻本、活字本、正德本、巾箱本、別版巾箱本」^一。朝鮮徐居正（一四二〇—一四九二）等人予之作增註，成爲此書現存最主要的版本，也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即朝鮮的古刻本，此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收藏^二，韓國一些圖書館亦藏有殘本^三。朝鮮時代的書目，如《考事撮要·冊板目錄》全羅道羅州下及慶尚道慶州下就著錄有此書的刻板^四。李仁榮

《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的資料來源、文獻價值及其訛誤（代前言）

《清芬室書目》卷二和卷五也著錄了徐居正等人的《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增註》，一爲弘治壬戌（一五〇二）朝鮮刊本，一爲燕山朝甲寅（一四九四）字刊本^五。日本有五山版^六及多種翻刻本。日本的翻刻本，據日本書商慶元主人題識主要有三種：一種有徐居正等人增註，如日本天保辛卯年（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須靜主人（貫名海屋）校本；一種刪除徐居正等人增註而只保留蔡正孫自註，比較常見的是大窪行（天民、詩佛）校，日本文化元年（一八〇四）江戸金蘭閣須原屋孫七等刊本^七；另一種則刪除所有註釋，僅存詩選，此本似乎並不多見。此書在日、朝兩國影響非常大，朝鮮時代的柳希齡仿此書編有《大東聯珠詩格》^八。朝鮮學者成汝信（一五四六—一六三二）稱此書：「其爲聲也，諧格調、中律呂，理性情而追三百，祛淫哇而洗六朝。」^九山本信有《孝經樓詩話》卷上云：

《唐詩選》，偽書也；《唐詩正聲》、《唐詩品彙》，妄書也；《唐詩鼓吹》、《唐三體詩》，謬書也；《唐音》，庸書也；《唐詩貫珠》，拙書也；《唐詩歸》，疏書也；其他《唐詩解》、《唐詩訓解》等俗書，不足論也。特有宋義士蔡正孫編選之《聯珠詩格》，正書也。

所謂「正書」，即是學習寫詩正途之書。山本信有《新刻唐宋聯珠詩格序》認爲此書必可傳諸後世者有三點，最重要的一點在於「蔡能繼師志，終身不肯仕於元」，亦如慶元主人《題識》所云「欲大著其忠

於宋士之貞心義氣也」^{二〇}，即表彰蔡正孫在宋亡後作爲遺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與元朝統治者合作的忠義態度。江戸時代的日本人還將此書的每一首詩翻譯成日文，今存有日本江戸時代著名漢詩詩人柏木如亭（一七六三—一八一九）著、市河世寧序《聯珠詩格譯註》^{二二}。

此書對於研究唐宋文學具有重大的文獻價值及文學批評價值，然此書在中國並不常見，晚清時始見著錄^{二三}。《全宋詩》編纂時也沒有利用此書，故此書對於訂補《全宋詩》有巨大的輯佚價值，據筆者統計，其中約有四百首《全宋詩》未收的佚詩，特別是保存了編者蔡正孫本人五十八首佚詩及殘詩一聯^{二四}，彌足珍貴。此外宋代著名的詩人，如趙蕃、劉克莊、戴復古、方岳、姜夔、趙師秀、謝枋得等都有數量較多的佚詩。此書不但載錄了很多《全宋詩》已收詩人的佚作，而且還保存了一大批《全宋詩》未收詩人的佚作。如周南峰有二十五首、王秋江有二十一首，皆可以補《全宋詩》之闕；並且《全宋詩》中很多宋詩的殘句也可以藉此書而成完璧；蔡正孫的自註中還保留一些詩人的傳記資料，對於瞭解很多名不見經傳詩人的生平多有裨益。除此之外，此書對於《全唐詩》、《全宋詩》的校勘也具有一定的價值。其史料價值也值得關注，《聯珠詩格》所選之詩，很多是宋元之際南宋遺民的詩，這些詩歌反映了宋元之際歷史巨變及詩人的心靈活動，透過詩歌的解讀有助於理解宋元之際衆多南宋遺民的心態，特別是蔡正孫本人的心態極具典型意義。不可諱言，由於編者編纂的原因，此書也有一些訛誤，主要是詩歌作者的張冠李戴及割裂詩作。

二、《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的資料來源

(一)《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與《詩林廣記》

《詩林廣記》(下簡稱《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蔡正孫編於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距宋亡已十年。此書體制介於詩話與選本之間，選晉唐宋詩人作品，先舉其詩，後載詩話。蔡正孫在《詩格》序中稱，他是在完成《廣記》後，開始編纂《詩格》的，初刻於元大德四年(一二三〇)。據他稱《廣記》編成後產生一定的影響，「湖海吟社諸公辱不鄙而下問者益衆」。于濟就可能因為《廣記》的影響而致書蔡正孫，請求蔡氏增訂《詩格》。《詩格》對《廣記》有一定的承繼性，《廣記》宋代詩人只選到北宋，而《詩格》選了大量的南宋詩人的作品。同時某種程度上說，《廣記》也是《詩格》的「工作底本」，《詩格》中大量的詩歌就是直接從《廣記》中而來的，據筆者初步統計，《詩格》中有一百一十九首詩同時見於《廣記》。有些《詩格》中的詩僅見於《廣記》，如卷十八洪駒父《西施乳》一詩就僅見於《廣記》後集卷七，而《荅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四引《藝苑雌黃》則作嚴有翼詩。而且《詩格》中蔡正孫的自評很多也是從《廣記》中而來。這有兩種情況：

首先，《詩格》中蔡正孫的自評來源於《廣記》中蔡正孫本人的按語。如卷三黃庭堅《示侄》，蔡正

孫自評曰：「此詩痛快警策，真得訓誨子侄之體。末句勉勵尤深。」此語見《廣記》後集卷五：「愚謂此詩痛快而警策，真得訓誨子侄之體。末二句語勉勵尤深。」卷十三杜荀鶴《贈僧》蔡正孫自評曰：「動靜勞佚繫乎人之一心，何有僧俗之異？此聯造理有味。」此語見《廣記》卷九：「愚謂動靜勞佚繫乎人之一心，身靜而心役，形佚而神疲。僧俗之相去不遠也。此詩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豎皆能誦之，可謂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縉流之不能自覺耳。」卷二十陳簡齋《重九》蔡正孫自評曰：「時徽、欽二帝皆北狩，此詩撫時憂感，真造次不忘君者。」此語見《廣記》後集卷八：「愚謂簡齋此詩，悲慨之情溢於言外，有老杜風，此後村所以謂其造次不忘憂愛也。」

其次，《詩格》中蔡正孫的自評來自《廣記》中所引的詩話。如卷六鄭谷《十月菊》蔡正孫自評曰：「前輩謂此詩，其意不隨物而盡，世以爲工。」見《廣記》卷八引《休齋詩話》。卷七陳師道《嘲秦觀》蔡正孫自評曰：「此少章未娶時，公作此『帳空』、『聞雁』之語，戲其獨宿無寐也。」見《廣記》後集卷六引《王立之詩話》。卷九黃庭堅《達觀臺》蔡正孫自評引《冷齋夜話》云：「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山谷此詩乃用此意爲之，謂之換骨法。」見《廣記》後集卷五引《冷齋夜話》。卷十蘇軾《古檜》蔡正孫自評曰：「東坡繫御史獄，時相進呈此詩，謂末句有不臣之意。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見《廣記》後集卷四引《石林詩話》。卷十八魏野《題僧寺》蔡正孫自評曰：「寇萊公與魏處士遊僧寺，舊題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魏詩則塵蒙其上。有從行黠妓戲以紅袖拂之，魏笑題此詩。」見《廣記》卷十引《古今詩話》。

限於體例和篇幅，《詩格》在使用《廣記》中話語時，作了必要的縮減，因而顯得凝練。不過奇怪的是，卷六黃庭堅《鄂州南樓》蔡正孫自評曰：「前輩謂此詩可謂雅麗精絕者。」而此語正是蔡正孫本人的話，見《廣記》後集卷五：「愚謂山谷此二詩，亦可謂雅麗精絕者也。」把《廣記》中自己的話，當作《詩格》中「前輩」的話，確實有些令人不解，可能是蔡正孫的疏誤。

(二)《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與宋代詩歌總集

蔡正孫將于濟僅三卷的《詩格》擴充爲二十卷、一千多首詩的選本，參考了衆多唐宋時代的詩歌總集，特別是宋人所編的總集。《詩格》受到舊題劉克莊所編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下簡稱《詩選》）非常大的影響。雖然這是一部通俗讀物，然託名劉克莊以行，影響很大，而且此書還收錄了南宋中晚以來大量中小詩人的詩作，也就是《詩選》稱爲「時賢」的部分，《詩格》於此選錄尤多，如卷一于革的《寄箋》見《詩選》前集卷一七、卷三邵清甫《神仙》見《詩選》前集卷二一、卷九趙福元《梨花》見《詩選》前集卷八、卷十一趙福元《晚鐘》見《詩選》前集卷一八、卷十三呂炎《漁父》見《詩選》前集卷二二、卷十六鄭夢周《漁父》見《詩選》前集卷二二、卷十七葉元素《春日江居》見《詩選》前集卷一五、卷十七張澹川《寒食》見《詩選》前集卷三，等等，這些小詩人的作品僅見於《詩選》，《詩格》對《詩選》的襲用很明顯（二四）。

《詩格》在成書過程中選唐詩參考最多的可能是宋人所編的唐詩選本，主要是王安石《唐百

家詩選》、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及謝枋得註解的《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三部選本。《唐百家詩選》十五卷，共選唐代一百零四家詩人。該書沒有選唐代最著名的詩人如杜甫、李白、王維、韋應物、白居易、元稹、韓愈、柳宗元等的詩，多以中小詩人爲主，力圖廣採博收，展示唐詩的全貌。《詩格》中從《唐百家詩選》中選錄很多詩，如卷二王駕《亂後曲江》見《唐百家詩選》卷一九、卷三李涉《題月水臺》見《唐百家詩選》卷一四、卷三崔魯《華清宮》見《唐百家詩選》卷一九、卷五高蟾《對春風》見《唐百家詩選》卷一七、卷八陳羽《絕句》見《唐百家詩選》卷六、卷十李約《過華清》見《唐百家詩選》卷一一、卷十四盧象《寄段十六》見《唐百家詩選》卷一、卷十八杜荀鶴《哭貝韜》見《唐百家詩選》卷一九等等。這些詩歌不見於《萬首唐人絕句》，而見於《唐百家詩選》中。《詩格》中還專門選了一首關於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詩，卷九林方《讀荆公詩選》：「喚起鍾山執拗夫，生平事業竟何如。早知《詩選》堪傳世，底用青苗一卷書。」蔡正孫自評曰：「安石青苗助役之法爲禍天下，反不如《詩選》之事傳。」可見，蔡正孫認爲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失敗的，相反他肯定王安石所編《唐百家詩選》的價值。

洪邁於宋孝宗淳熙時輯集唐人絕句五千多首，進呈宋孝宗披閱；後復補輯，備足萬首之數，於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進呈，遂成《萬首唐人絕句》一書。原書一百卷，每卷一百首。凡七言絕句七十五卷，五言絕句二十五卷，末附六言絕句一卷。此書雖然編選較爲粗糙，甚至雜入宋人之詩，但在南宋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爲當時士人閱讀唐詩的一個範本，如《江湖小集》卷九三武衍《藏

拙餘稿》序云：「平生最愛讀洪文敏所編《唐絕句》，手之輒不忍置。」《詩格》選詩全部爲絕句，自然參考《萬首唐人絕句》較多，《詩格》中唐詩很多來自《萬首唐人絕句》，實在是不勝枚舉。

《註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下簡稱《謝註》）《絕句》五卷^{二五}，乃趙蕃（號章泉）、韓淾（號澗泉）二位江西詩派詩人所選，謝枋得註解。謝枋得（一二二六—一二八九）在宋亡後流寓建陽，正是蔡正孫的故鄉，與蔡正孫有師生之緣。元朝屢召出仕，謝氏堅辭不應，終於被強制送往大都，堅貞不屈，絕食而死。謝氏被押解到大都前，門人弟子都贈詩送行，蔡正孫亦有詩相贈。謝註《絕句》所選唐詩以中晚唐詩人七言絕句爲主。謝註不是解釋字句，而是着重於詩意之闡發，用阮元的話說就是「能得唐詩言外之旨」^{二六}。每篇註解相當於一則詩話，所以蔡正孫《廣記》引用到謝氏的註解時徑以《謝疊山詩話》稱之。蔡正孫在編《廣記》時已經大量參考了謝註《絕句》，《詩格》更是如此。在體例上《詩格》全選七言絕句，這與謝註《絕句》完全一致，並且《詩格》入選詩歌中很多來自謝註《絕句》，更重要的是，在自評中蔡氏多次直接引用謝註《絕句》中的謝氏註語。如卷三賈島《渡桑乾》引謝氏語云：「非東西南北之人不能道此。」此語見謝註《絕句》卷三。卷七楊巨源《早春》引謝氏語云：「此詩喻士大夫知人當於孤寒貧賤之時，若待名譽彰聞，不足言知人矣。」此語見謝註《絕句》卷三。卷九張祜《郵亭》引謝氏語云：「此謂與秋風思專鱸同一意。」引語見謝註《絕句》卷四。卷十二長孫佐輔《別友人》一詩，引謝枋得語云：「此詩意味悠遠，古詩有云：『相思極處反相恨，何似當初莫識君。』不及此詩後二句之妙。」此語見謝註《絕句》卷四等等。蔡正孫對謝枋得論詩語的襲用，一

方面是他對謝氏觀念的師承，另一方面也影響到蔡氏論詩，蔡氏論詩頗有謝氏遺風，謝註《絕句》喜以「物象類型」論詩，如卷一註韋應物《滁州西澗》云：「幽草而生於澗邊，君子在野，考槃之在澗也。黃鸝而鳴於深樹，小人在位，巧言之如流也。」似乎每個物象後都存在著「君子與小人」的對立或隱喻着朝廷政治，這一點也影響到蔡正孫，如《詩格》卷六蔡正孫論王道可《和梅花百詠》「破帽溪橋日又斜，茫茫獨鶴滿林霜」云：「第二句當作兩截看地，比君子少而小人多也。」

《詩格》所選宋代詩歌，可能參考了宋代的一些總集，如呂祖謙所編的《宋文鑒》。《宋文鑒》一百五十卷，共分六十一大類，選錄南渡前北宋作家詩文兩千五百多篇，「前輩名人之文搜羅殆盡」^{二七}。《宋文鑒》編選特點之一就是「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二八}，所以選了許多中小詩人的作品。《詩格》中很多詩明顯出自《宋文鑒》，如卷一張載《土床》見《宋文鑒》卷二八、卷一呂大臨《送劉戶曹》見《宋文鑒》卷二八、卷二張載《芭蕉》見《宋文鑒》卷二八、卷六張詠《答傅霖》見《宋文鑒》卷二七、卷九晁端友《宿西門外》見《宋文鑒》卷二八、卷十二張在《柏》見《宋文鑒》卷二七、卷十二陶弼《對花有感》見《宋文鑒》卷二七等等，其中很多詩是首見或僅見於《宋文鑒》的^{二九}。

《詩格》選了不少南宋江湖詩派詩人的作品，所以《詩格》可能還參考過陳起所編的《江湖集》。臨安書商陳起設書籍鋪於臨安睦親坊，曾先後彙刻當朝詩人之集為《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及《中興群公吟稿》等。其中《江湖集》於宋理宗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刊行。據張宏生先生所考，當時的江湖詩派成員共達一百三十八人^{三〇}，《詩格》中選錄了大量